



内 容 说 明

美国影片《洛德·拜伦·琼斯的解脱》描写一个白人警察和黑人棺材匠琼斯的妻子通奸，在司法和警察当局的包庇纵容下，最终以杀害琼斯来阻止他诉诸法律。

意大利影片《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描写黑手党首领罗蒙诺勾结政法界残害无辜，富于正义感的警察局长蓬纳维亚亲手杀死罪大恶极的罗蒙诺，然后投案自首。

两部影片从不同侧面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与无能。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4）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 1/2 插页：3 字数：110,000

1981年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300册

统一书号：10061·358

定价：0.55 元

目 次

洛德·拜伦·琼斯的解脱····· (1)

〔美〕 斯特林·西利方特 著
杰西·希尔·福特
冯 由 礼 译

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 (87)

〔意〕 达米阿诺·达米阿尼 著
萨尔瓦托里·罗拉尼
对白翻译 陈叙一
场景记录 雪 杉

洛德·拜伦·琼斯的解脱

〔美〕 斯特林·西利方特 著
杰西·希尔·福特
冯 由 礼 译

一列火车的车轮在铁路路基上飞驰而过。车窗外面，闪现着美国南方的景色：葱绿的草地，小片的树林，一块块耕过的土地，一个黑肤色的男孩子骑着自行车行驶在一条小径上。

一个穿着浅色衣服、披散着头发的姑娘，把她的头从车窗前转向她的旅伴，幸福地冲他微微一笑。他把她搂过来，温柔地吻她，然后笑着向窗外指点着什么。这是一个宽肩膀的青年，很象个运动员，穿着一套崭新的灰衣服。他的双眉低垂在浅蓝色的眼睛上，这使得他的脸容显得是聚精会神的，甚至有点阴沉。但是目前，他由于极度幸福而兴高采烈。

列车慢下来了。窗外闪现着一座座黑人住的破旧的木板房。这年轻的一对，又紧紧地挨近了窗口。

在通道的另一面，坐着一个矮壮的黑人青年，他一动也不动地靠着椅背，冷漠地凝视着窗外，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他的身旁放着一个装雪茄烟的硬纸匣。当火车慢下来的时候，青年仿佛清醒过来，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把硬纸匣放在自己膝上。然后，他不慌不忙地掀开了匣盖。在匣

子里，一支手枪的蓝钢发出不吉利的凶光。

一辆车身很长的警车驶近铁路道口的栅栏。车内坐着两个巡逻警。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年纪大一些的，他是斯坦利·巴姆帕斯，长得肥胖笨重，脸色绯红，鼻梁骨被打断过；另一个年轻些的是威利·乔·沃尔特，炎热的天气使他疲惫不堪，他懒洋洋地倒在座位上。

列车接近车站了。那个黑人青年没有等待停车就站了起来，合上了雪茄匣的盖子，走到车厢间的平台上。

他用力一蹬，在列车还在行进中就跳下车，顺着路基旁落满尘土的草地滚了下去。

警车里的警察大吃一惊。汽车转了一个弯，在坎坷的地上颠簸着，直向青年驶去。青年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等待着，皱着眉头看着警察。

警车开到距离青年十来步远的地方停下来。威利·乔下了车，大摇大摆地朝青年走来。后者紧张不安地倒换着双腿站在那里，一步也没有离开。威利·乔稍微眯缝起眼睛，从紧压在双眼上的帽子下面打量着他。

“喂，小伙子，”他用不高的声音说，“你为什么要在哪儿跳车？”

“我……我去的地方离这儿近。”青年闷声闷气地回答。

威利·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你知道你要去什么地方吗，小伙子？”

“是……是的，先生，我知道。”

“你有住处吗？”威利·乔继续追问。

“是的，先生，我这里有熟人，有朋友。”

威利·乔一面仍旧死盯着青年，一面弯下腰从草地上拾起装雪茄的匣子。他打开匣盖，里面是空的，然后他又把它扔在地上。

“好！”他说，“你可要规矩些，听见了吗？”

“是的，先生。”青年松了一口气。

“把你的东西收好。”威利·乔一面走向警车，一面回头对他说。青年用警惕的眼光目送着他。

列车在阳光照耀的月台旁停了下来。站房上挂着一块牌子：田纳西州。

在月台上，奥曼·黑吉帕特焦急地等待着，一动也不动。这是一个仪表堂堂，甚至相当庄严的人。他留着花白的长发，是萨默尔顿市的著名人士。但是现在他却显得很焦急，时时舔着自己发干的嘴唇。站在他背后的是他的仆人亨利，一个干瘦的老黑人。

原来坐在窗口的那一对青年，现在走上月台。奥曼迎接的正是他们。他拥抱了那个姑娘，然后把她推开一些，欣喜地端详着她那容光焕发的脸。她的旅伴友好地握了握亨利的手。然后亨利拎起手提箱，把它们放在汽车上。奥

曼一面继续搂着那个姑娘，一面和青年握了手。他感慨万端，情绪激动。

奥曼的汽车沿着这座不大的城市的街道行驶着。不很高大的房屋，阳光明媚，广告牌五光十色。一个内战时期士兵支着步枪的铜像从台座上眺望着……

那个从火车上跳下来的黑人青年，沿着黑人区的街道走着。人行道上垃圾成堆。在一个小店铺的门上方，挂着一块显眼的招牌。青年走进这家店铺，把装雪茄烟的匣子放在柜台上，然后在衣兜里寻找着什么。

几分钟之后，他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直挺着身子躺在一片落满灰尘的草地上，吃起苹果来。不远处，一堆垃圾紧堆在一面令人生厌的砖墙旁。青年把苹果核向它投去，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匣子不见了。他四处张望，跪在地上，扒开垃圾……但一切徒然。他惊恐万分，往来路上奔去。

小铺老板是个开始秃顶的黑人，他系着白围裙，透过眼镜注视着青年。

“你丢了什么东西？”老板探问着。

“我的一个装东西的匣子。”青年尽力装出没事的样子。

老板不慌不忙地弯下身子，拿出那个匣子，把它放在柜台上。青年伸出手去，但是老板很快地把匣子拿开了。

“小伙子，”老板责备地说，“难道你不知道，因为

这个，你会在法律面前有多少麻烦？”

青年没有听他的，又伸手去拿匣子，可是老板向后退了一步，继续带着教训的口气说：

“如果我现在打个电话给警察局长，告诉他我的店里来了一个小伙子，他把一支放在爱德华王牌雪茄烟匣里顶上了子弹的手枪放在我的柜台上，那会怎么样呢？你想找麻烦吗？”

“不，先生，”青年说，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匣子。

“我要是不给局长打电话呢，”老板用试探的眼光看着青年说，“那就是说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你违反了法律。要是局长能打听出我知情不举，那就说明我没有尽责任，他就会好好地收拾我一顿，因为我似乎已经成为同谋了。照法律来说，就是如此，明白了吗？”

青年固执地一声不吭。老板叹了口气，把视线转向天空。

“但是如果一个人捡到了一支手枪，”他若有所思地说，“那么根据法律他是可以保存它的。”

于是他把双手抱在胸前，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这时，青年急速地俯向柜台，用力推了一下老板，把匣子抢了过来。老板被推得失去平衡，背部撞到货架上。一大堆铁罐子乒乒乓乓地砸在他的身上。当他吃力地抬起身、扶正眼镜的时候，青年已经无影无踪了。

奥曼的汽车在一栋宏伟的浅色墙的楼房前停下来。大门旁的一块牌子上闪现着金色的字：黑吉帕特与门代因法律事务所。奥曼和他的年轻客人走下汽车。他带着一种自豪的微笑用头向牌子点了点，就请客人走进大门。

在会客室里，奥曼的秘书格莉格斯太太迎接着他们。在屋角里一个皮面沙发上，坐着一个穿着一套正规黑色服装的黑人。他也迎着进来的人站起身来。

“格莉格斯太太，这就是咱们等待的人。”奥曼笑着说，“这是我的外甥斯蒂夫·门代因，这是他的太太内拉。”

“欢迎到萨默尔顿来。”女秘书说道。

奥曼在斯蒂夫面前打开一扇厚实的屋门。

“我这就来，洛德·拜伦。”他回首向那位黑人来说。

“这是我的办公室吗？”斯蒂夫呆立在门坎上，惊喜地问道。

“喜欢吗？”奥曼用自豪的目光环视着宽敞的房间：阔绰的皮面家具；玻璃门后面一排排带金字书脊的书；墙上挂着照片。

“我能说些什么呢？”斯蒂夫难为情地回答。

“拿出你的那些证书，挂在墙上。”奥曼笑着说，“请原谅，我去一下。”

他又回到会客室，来到等着他的那个黑人面前。

“喏，洛德·拜伦，有什么事？”

黑人抬起眼睛看看奥曼，用不高的但很坚定的声音说：

“是关于我太太的事，黑吉帕特先生。我决定跟她离婚。我想请你办理这个案子。”

“我？”奥曼显然没有料到这种申请。

“我认为你是本市最卓越的律师，”黑人回答。

奥曼皱起眉头。

“离婚？为什么？”

“对丈夫的变节。”黑人闷声闷气地说。他保持着安然和自尊的态度，但是看得出来，他是用力克制才做到这一点的。

奥曼耸了耸肩：

“艾玛有多大，二十二，二十三岁？而你已经不算年轻了，难道对某些事不能睁一眼闭一眼吗？”

“我本想这样做来着，”黑人承认说，“但是她不想和他断绝关系。”

奥曼微笑着：

“可是她会同意离婚吗？”

“她同意。这么说你同意办理这个案件？”

奥曼沉默了几秒钟，犹豫不定，然后果断地说：

“不，我很忙。”

客人本想再说些什么，但是斯蒂夫和内拉出现在门口，于是奥曼转向了他们：

“这是我的外甥和合伙人门代因先生。这是他的太太，而这位是洛德·拜伦·琼斯，我们的黑人棺材匠。”

洛德·拜伦跟斯蒂夫和内拉握了手。

“他们……他们刚刚来到，你明白吗，”奥曼解释着，
“所以我……”

“我明白，”琼斯平静地说。“再见。”他对三个人点了点头，离开了会客室。

火车上的那个黑人青年来到城市的郊区。他跑过一小片绿草地，爬过一个用带刺铁丝做的栅栏，来到一所红色木板房前。房上挂着一个招牌：“旅行家咖啡馆”。

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青年向四面张望了一下。他看见在一根木柱上钉着一个生了锈的打篮球用的铁篮圈。他微笑了一下，似乎回忆起了什么，然后轻轻一跳，用手掌碰了一下篮圈。

他推开门走进咖啡馆。窗帘遮着窗户，室内半明不暗。空荡荡的，一片寂静。青年停住脚步，轻声呼唤：

“拉沃恩妈妈！拉沃恩妈妈！”

楼上传出脚步声，一个年迈的黑人妇女出现在楼梯上，她用一只手在胸前拽着晨衣，凝视着来人。

“妈妈，”青年用急促的声调说，“是我，莫斯比。”

“天啊！”老太婆冲口而出，跟着，她就一瘸一瘸地走下楼来。

“给我的眼睛来点亮光，”她一面嘟哝着，一面把悬在柜台上方的灯移近了青年。他们默无言地相视了一会儿。

“孩子……我的儿子……阿乖……”拉沃恩大妈泣不成声。青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把她紧紧搂住，流出了幸福的眼泪。

“奥曼，”斯蒂夫一面对黑吉帕特说，一面随手关上通向会客室的门，内拉和格莉格斯太太正在那里聊天。

“如果你没有时间办理那个棺材匠的案件，是不是让我来办？我暂时还没有什么事。他不是说，那只是一件普通的离婚案件吗？”

奥曼用思虑的眼光瞧着斯蒂夫。

“也不是太普通的，”他慢吞吞地回答。“你未必值得一上手就办这个案件。”

但是斯蒂夫不想让步：

“总要有个开头嘛，而你又拒绝得那么生硬……”

奥曼温柔地看着外甥：

“你对这个看得很重，是吗？”

他谅解地微笑了一下，走到会客室去。

“格莉格斯太太，”他指示着女秘书，“请你打个电

话给洛德·拜伦·琼斯，告诉他我改变了主意，我接受他的案件，这是一件双方同意的离婚案件。”

内拉极其赞美地看着奥曼。

“你把有关材料都搜集一下，”奥曼继续说，“他要有两名证人。请他星期二上午九点到我的事务所来。”

“和证人一起来？”

“对，”奥曼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对斯蒂夫说：“瞧，他已经成为我的当事人了。”

“太好啦，”斯蒂夫笑着说。“抢你的主顾，对我来说还太早呢。”

“咱们回家吧！”奥曼温和地拍了拍他的肩，又向内拉眨了一下眼睛。

现在汽车已经行驶在黑吉帕特的广阔的地产上。马路穿过一片很大的烟草种植场。黑人小孩喊叫着追赶汽车。在远处的一片小树林里，闪现着一座殖民地时代样式的豪华楼房的白色圆柱。内拉睁大了眼睛从汽车里看着这一切。

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她穿着印花布的连衣裙，戴着一顶男人的草帽，一瘸一拐地走到一扇门前，门的上方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洛德·拜伦·琼斯殡仪馆”。

琼斯的商店象医院似的一尘不染。店主本人正给一个盖着白床单的死者整容。与其说他是棺材匠，不如说他更

象个医生。琼斯的工作被助手贝尼所打断，这是一个活泼的、瘦瘦的人，他把头伸进门缝笑着宣称：

“庞赛拉小姐来啦！”

琼斯摘下手套，用床单把尸体盖严，走到会客室来，黑人老太太笑脸相迎。

“是你啊，庞赛拉小姐！”琼斯问候着她。

“我交费来了！”老太太高兴地说。琼斯很有礼貌地请她就座，自己也坐在办公桌的后面。

“象上个礼拜一样，两块钱。”

老太太把钱放在桌上。这一套熟悉的手续显然很使她高兴。

“象每次一样，”她嘟哝着说，“象每次一样。怎么，我还没有落到你的手里，啊？”

她兴高采烈地为自己开的玩笑而哈哈大笑。琼斯一面微笑，一面给她开收据。

“还没有，庞赛拉小姐。”

“早晚会有的，等着吧！”老太太开心地说。

“那没问题，庞赛拉小姐。”琼斯用疲惫的眼睛望着她，同时把收据递了过去。

然而照例的“仪式”还没有结束。

“我可以再瞧一眼我的棺材吗？”老太太站起来问道。

“当然罗，庞赛拉小姐，”琼斯微笑着说。“请到这边来。”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这位未来主顾的胳膊肘，把她引进一间空屋子，有六口棺材被固定在墙上，这是些货样。庞赛拉小姐高兴地停在一口白色的、绗着绸里的棺材面前。

“真软，真好……”她摸着棺材唠叨着，“在这里我才会舒舒服服的……我简直等不及啦！”

琼斯带着同情的微笑看着她，小心地盖上了棺材盖。贝尼根据琼斯的手势，恭恭敬敬地陪着老太太向门口走去。

“谢谢你，琼斯先生！”她告别道，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晚间，“旅行家咖啡馆”里挤满了人。电唱机播送着音乐，一对对黑人翩翩起舞，酒柜前的高凳上坐满了人。

贝尼走了进来。拉沃恩大妈的助手杰莉迎着他站了起来。这是一个苗条的、满好看的姑娘，她穿着一件金光闪闪的衣裳，衬托着她那巧克力色的皮肤。

“你们好！”贝尼微笑着说。杰莉拦阻着他，在音乐的伴奏下走着舞步，他不得不和她跳了几个小节。

“大妈在吗？”他一面踏着步一面问。

“他们在那里，在客厅里。”杰莉向房后面一扇门点了点头。贝尼停下脚步，向她挥了挥手，消失在那扇门后面。杰莉扫兴地耸了一下肩，继续独自跳着。

客厅里昏暗不明，只有悬挂着的一盏灯照出桌上一片